



四書匯叅

論語

六

正

仁心  
2673  
24-6



仁12  
2673  
24-6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曰此

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不佞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未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語類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

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更將他言行去看如何○或問仲弓有人君之度

敦復堂

大正十年六月廿四日寄  
岡本聖武氏贈

以前篇不佞之譏後文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泄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入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度以德量言○集解寬洪簡重四字只合在度上說雖根於內而實發於外蓋以南面臨御之體而言大指亦預照後文不宜太洩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

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簡只對煩而言則可字自有地

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按此語須善

會○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存疑可也簡言可也那簡如語類則語意緩了此可字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疑○或問伯子蓋老氏之流夫子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困勉錄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愚按此未節註中所以云默契機關全在此節討分曉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太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以自處訓居字語則中有主敬也以敬之存

乎心而自洽嚴此整齊嚴肅之敬也如是而行簡以臨民

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無失所之民中無主則二

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或問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按此於上截本程子居敬則所行自簡之說而字為縮上語類諸條申明註義却主居敬而所行又簡作兩件工夫看則而字却是折下○語類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亦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簡是兩件工夫如云只是居敬了自然心

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按此則居敬行簡雖分兩件而本末內外之分自在○問集註與程子之云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敬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又曰

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按此則行簡自亦歸根居敬。非竟判然兩截也。註中用如是而三字。作中間樞紐。體認極精。可以融會程子及語類諸條。互為員合。○蒙引居敬不止是心。如居處恭。執事敬。皆是居自合敬。行自合簡。居簡則不是。○輯語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或問小註第三節正為可。伯子而辨是問詞。不是斷詞。○紹聞編三可字不同。可也。簡者可其簡。而仲弓誤認可其南面。按仲弓於上截特下臨民字。不獨針對伯子。亦隱從首節南面字生來。須知是論學。而論治亦在裏。治學源流本無二理。此仲弓所以不肯模糊過。○集解要看出可字真精神。言所謂可者。直須居敬行簡而後可。若不論所居。則居簡行簡亦簡。安在其可也。愚按若脫却可字。來脉。則仲弓質問之意不明。夫子嘉與之情亦不出。家語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

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新安陳氏曰。人所

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

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

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

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

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

故夫子然之。語類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

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

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夫子雖不言

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  
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指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  
以深許之。○按然字只主所言之理。有默契焉。正默。○程  
契其所云。僅可也。至未喻其意。只是襯說。不必相牽。○程

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

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

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語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但亦

有敬而不簡者。仲弓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

○問伊川說。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

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

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

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精義伊川

又曰。敬則

自虛靜。不可把虛靜來喚做敬。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

簡者。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或問申之曰。程子以其有

心於簡而言耳。然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以無事於一時

可也。久則蠱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愚按道德之後流

為刑名。西晉清談。至使中原分裂。此皆太簡之流弊。故聖

賢慎言之。○紹聞編。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

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工夫。此為方有事

於條已治。入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身心表裏肅然靜

虛動直而行事。有不得其要。煩苛瑣細。使人難事者乎。亦

豈有疎於自治。而臨下真能簡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

即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

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

簡之道者。此程子所以特發明歸重敬字於學者。最有功

也。然自始學言之。平日檢點身心。當極其周密。至於臨民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精義問語錄中有怒甲不遷乙

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歸則雖或遷焉亦寡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不勉乎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怒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豈不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

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二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又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語類內有私意而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問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聽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疏意七情惟怒尤難制舉一以該餘也方其用功時原非止在怒上用功及其成效時亦不止在不遷怒上見效○韓子不貳過論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或問駁之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遏閉之使不形於事耳亦何足以為顏子敦復堂

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也。語類問  
 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  
 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  
 不做。只顏子地位高。才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  
 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  
 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萬緒。是這一番  
 一齊打併掃斷了。○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三月之  
 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  
 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有纖  
 毫用意。便是顏子之過。○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  
 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  
 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貳如長貳之貳。○不  
 遷不貳。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  
 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顏  
 子學處。工夫只在克己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己效驗。或曰  
 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己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己非  
 一端。如喜怒哀樂皆是。克己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

子平日但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效驗如  
 此。曰但看克己復禮。自見得。○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  
 不貳。皆自己克己上來。○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  
 身受用。只是這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入  
 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入  
 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  
 又曰顏子到此。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  
 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  
 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勉齋黃氏曰。存養之  
 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  
 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  
 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蒙引  
 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曰至於如此。故以短命者顏  
 此為好學之符驗。言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以短命者顏  
 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  
 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

敦復堂



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

過也。集解怒與過雖有兩樣。而不遷不貳之境地只一般。都要在微芒細密處看。怒只是一念稍拂過。只是一

事稍差。顏子以明健之天資。兼敬義之學問。故能當下便

消融。當下便決絕。此所謂不遠復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

斬斷得。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

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

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語類問顏子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

是箇無怒。了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

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

便尚在來界裏。如云不改其樂。又曰才云不遷。則又曰如

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程先生引舜且是借言。又曰如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

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語類問集註云過於前者。不

川如顏子地位。云云。又似言念慮之過。當如何看。曰張子

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曰

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語類慊於已只是畧有些子不

不復萌作。○輔氏曰正說着顏子地。或曰詩書六藝七十

位。若聖人分上。則又使不着使字也。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

果何學與。通考伊川十八歲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時胡安定為國子監直講。得此論大驚異。召處

以學職。按元本載精義。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

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

動。則性發。而後知覺。此所謂性之動也。曰性之動也者。謂其

與外物接。而後知覺。此所謂性之動也。曰性之動也者。謂其

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

其心養其性而已

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精義元本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措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數語最剖析

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

之得其道也

語類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

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又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欠自見這箇意思然其未至於聖人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語類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之也

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

十六斛

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胡氏曰冉子為

其毋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也按二說皆或問所善  
○與之釜便示以不當與而亦不害其為與與之庾便示  
以不當益而猶不害其為益至冉子終不悟而直  
與之五秉則大非夫子酌量於釜庾之間意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

有餘翼註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按肥

馬輕裘以適齊之行色驗其家之有餘隱然見赤母  
之必不俟他人代為計而求之請粟反無以  
為赤地矣然聖人却只以繼富與他點醒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纂疏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述朱宰作家宰說

為是若是邑宰未聞夫子有采邑○集解子華使於齊為  
夫子使也本不論他富不富原思為之宰為夫子宰也亦  
不論他貧不貧兩人服勞於師則同而使無常祿幸有常  
祿則異九百之粟為幸與非為思與也思之辭亦不是矯  
節立名只因平素以澹泊自守覺此九百沒用處  
乃辭其多故下節註云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按聖人本義只毋字一截已

教之與正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

是禁其辭語類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  
之義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厚

齊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為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合而誌之正要看其變化裁成處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

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

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

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

乏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

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

使齊使子華有所不給則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子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存餘而

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與惟視義之當否耳求多與以為惠思辭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語類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恁地盡便是

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與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嗇與為吝寡取為廉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然夫子雖以富為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為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教以及人而不為私積蓋聖人以義制事固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廉毋貪又不可不知也橫按朱子廣

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之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按此論本或問雖非正指可當訂頑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潛室

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用以祭

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

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

言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

不可以其母之犁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紹聞編人雖欲勿用

山川之神必不舍此是設辭以見賢者之必見用於世而世類不得以病之也或問小註山川之用便是人用蓋

決言不舍之意語類問伊川疑多曰字嫌於以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

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蒙引大抵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

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責也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曾

一字染着仲弓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為○范氏曰以瞽發而係之以此○子謂仲弓四字當句絕

瞽為父而有舜以蘇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

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語類：三月只是言久耳。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

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纂疏：仁者心之德，心不

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仁者心之德，心不

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語類：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

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甚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

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

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

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問

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

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

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為

一日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曰仁

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

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仁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

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

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象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已

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

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

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意言之表，則庶

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

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未

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

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西山真氏曰：員外竅中者，心之體，虛靈知覺者，心之靈。仁義禮智信者，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而仁義禮智之具乎其中者，則理也。仁為四德之元，實兼統之，故心之德專言之曰仁。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義理而心不違乎仁，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

敦復堂

害之私而其也遠矣。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

其域而不能久也。語類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某舊說其

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

得一說，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

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又曰看得來却是，或一

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

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

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

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或問此言諸子

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述朱此

說為是，其餘二字該再闕。俱在內然語類駁此甚多，故兩

存其說，但如此說則月至勝於日至。如語類諸說，日至反

勝於月至，不可不辨。○紹聞編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

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

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愚按

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

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愚按

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

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愚按

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

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愚按

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

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

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

斷矣。精義侯氏曰：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

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

教復堂

教復堂

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

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

斷矣。精義侯氏曰：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

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

教復堂

教復堂

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亦如是。又曰：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纖毫間息。斯可謂之仁矣。○語類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問斷亦甚微。否？曰：這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才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會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

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精義伊

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輯語不特三月與日月至，暫不同，即不違與至，其為主客亦別。愚按此在違字至字上看，違者自內而出，即偶違亦是主至者自外而入。雖果至亦為賓，此中意味氣象自有不同。○語類問：橫渠始學之要云云，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

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至此，月至此，一月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為，此意終併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在外常為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便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畧畧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按此語是要入自體認。○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會便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髮髯見得箇恁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



少也。○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條辨屋子猶腔子。心出入為賓主。而仁即隨之。按此語極明。劃○紹聞編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下辭朱子雖屢以屋子為喻。然實亦非以屋喻仁。蓋若謂心在仁內。是心與仁為二物也。心存則仁存。心在內。卓然精明。為酬酢萬變之主。使事各當。事物各當。物者即仁也。顏子工夫純熟。間斷處少。故以主客之勢譬之。則如主人之常在家者也。諸子工夫未熟。間斷處多。以來至之頻而疎。數之無定期者言之。則猶客爾。夫耳之聰。目之明。心之仁。一也。耳目一失。其司視聽非我矣。心自當無時不在此。以宰萬事。而猶客焉。寧不惕然汗顏乎。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茲猛省耳。○太全勉齋仁宅之喻。未精細玩語類自見。○顏子地位。非始學所可驟語。而曰始學之要云云。何也。聖門之學。汲汲於求仁。求仁莫要乎心之常存於內。而為主。一毫間斷。便自做主不得。故知內外賓主之辨。以立其志。而實下其功。才是上路。處上路後。只在工夫不歇。自然進進之幾。不能自己。如車已推而勢自去。船已發而纜自行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存疑果是

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蒙引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矣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說統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何方說到應用上○輯語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語類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

敦復堂

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

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

審於進退之言也。○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

宜。閔子所不屑也。○蒙引：善為我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條辨末二句是再進一步。并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說統○始終都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所謂聞問如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

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

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

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

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

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

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

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語類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

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也。僉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記得這樣心下。則可以廉顏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也。或問以

而言耳。其信否。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則不可知也。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

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

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或問曰：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痛惜之辭。○侯氏曰：伯牛

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慶源輔氏曰：伯

牛非有致疾之道，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此夫子所為深痛惜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

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周子通書富貴人所愛者

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

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

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朱子註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

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者也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是

私欲既去下心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

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

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愚按此

朱子恐人泥定富貴貧賤字面而言實則至理亦不外是

故安溪亦謂通書解釋顏子樂處註脚甚明○精義尹氏

曰簞瓢陋巷非有可樂能以眾人之所憂改其樂故曰

賢哉○談苑醍醐有問于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子

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程子曰顏子之樂

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

子稱其賢

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

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于

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

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

又曰

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又曰昔受學於

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精義鮮于侁問

其樂伊川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君謂其所樂者何也

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

或問申之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

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

樂然後樂也或又以為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

着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為說則

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語

類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

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

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

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他非禮勿

視勿聽勿言勿動這四事做得實工夫透自然至此○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

學固非若世俗之着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

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

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

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為學

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

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問顏子樂處莫是

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

事這四字也拈不上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

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

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甚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

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四書通

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

先問顏子所好何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

得之矣語類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

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

其間自然樂是。否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問。不改其樂。註。克已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和前一。段都包得。克已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問。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杏。真。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西。山。真。氏。曰。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而。顏。子。之。所。以。學。也。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語。類。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孔。顏。之。樂。太。概。相。似。難。就。此。分。淺。深。惟。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

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按。不。能。改。其。樂。係。疏。水。章。伊。川。語。○。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又。曰。顏。子。之。樂。平。淡。會。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太。段。顛。蹙。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精義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悅夫子之道與。使其知悅夫子之道。豈肯畫也。○語類中

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  
 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  
 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于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  
 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再求乃自畫耳。  
 ○條辨。夫子說箇中道而廢一種人。只是形容。一力不足  
 底模樣。以破他之畫。使他無處藏身。不可認煞。○或問小  
 註。再求。陽借。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不悅之實。開口便是  
 畫了。夫子已窺見其微。故直破之。愚按。只發口。非不說三  
 字。便是半遮半掩。幾多羞澁情狀。○輯語。今日學者。只是  
 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却又  
 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  
 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耳。再求欲將  
 說字藏身。夫子正  
 要點破他這字。○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  
 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

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語類問君

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  
 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  
 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述朱為己。為人。只就  
 正心上。針鋒向內。向外。分別若論為學底工夫。外面却相  
 似。○蒙引。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徒為講說。而不務躬行。  
 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為人。反是。則為己。  
 ○輯語。此章。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各自緊就。儒字。說。是辨  
 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真  
 偽。出焉。為己。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困。勉。錄。曰。  
 為己。無。為。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  
 而是。謹。○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  
 其似。

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或問謝氏說利非必殖貨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語類看此處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為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按此則謝氏意其遠大或昧之云與內註為已為人之辨原不是判然兩義○困勉錄為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者有高廣底為人處篤信謹守者有謹守底為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之為人處愚按夫子發口女為二字自合對針子夏而言并以問政章無見小無欲速觀之則集註收謝氏說不可云非切中子夏但須識得遠者大者本是為已分內

事所謂體明用達充實而有光輝正一念外馳不得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武城人

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

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

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



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

精義謝氏曰觀善人者於小

可以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為煦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滅明簡

易正大之情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

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以可知可見總言

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集解得人只是得其

人以共交遊蓋微探其所心相契合者子游以一有字換

却得字蓋不敢自以為能得也行不由徑是武城人所傳

聞共知者非公不至是賢宰久於武城所微察而得之者

只淡淡舉此二事不極言其賢而賢可知正見子游別具

心眼處○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

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

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

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

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

○楊氏曰為政

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

語類問楊氏曰為政以

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

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

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亦說得通

○講錄師資朋友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揚子雲曰縣令不

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疏意擇人得人資益身心

二條見得人之問自是為宰要着

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四書通苟賤之羞邪媚

之感八字與正大之情

語類問正大之情可見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瑣又問

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

這般人日子游意思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

取入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

四書通苟賤之羞邪媚

之感八字與正大之情

正相發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入如滅明之正

大也○西山真氏日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

敦復堂

敦復堂

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官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

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

也或問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

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

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孟孺

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論語增將入門三字見得國門是國人屬目之地奔而殿是其功而但歸咎於馬懷喪師之恥無居功之意故夫子稱之○精義呂氏曰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事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朱子曰若不自揜即是自居其功按此則呂氏覺多出一層然自揜其功說得馬不進也之意出故集註節用之○語類問人之伐心固難免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當為只看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其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謝氏曰人能操無欲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語類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只為有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入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入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入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也。○紹聞編謝氏平生用力在去得箇矜字，故發明無欲上入一意，特為警切。見得聖人所以稱孟之反之意，非偶然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精義伊川曰：無祝鮀之巧言，與宋朝

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按集註語類皆從之。范氏曰：有朝之令色，而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此疾時之好佞也。或問駁之曰：巧言令色，衰時之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憚，獨而畏高哉？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道衰微，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說統不是教人求免，亦不是為難免者惜。若曰不佞不美，而遂至難免，此尚成世道哉。今之世三字，無限感慨。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語類問何莫由斯道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或問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禮傷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紹聞編道不過日用常行處事事物物有箇當然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肆欲而妄行皆是莫由斯道也執認私意不由所當然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皆是○夫子怪而歎之之意蓋謂若以道為高妙峻絕而不可由耶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於人而不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

人自遠爾

新安陳氏曰夫子怪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由亦以見道之本不難由也與孟子夫道若

太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精義

伊川曰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管文籍之官也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是也語類史如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述朱史只當如程子說如今衙門人書辦一般此正所謂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者不必作史官說○蒙引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反疎此則謂之史也○文千子曰此章文質彬彬猶班班物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

相雜而適均之貌語類文質不可以相勝才勝便不好未

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蒙引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

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愚按彬彬之為相雜適均集註亦特以其貌言耳原自泥看不得觀禮器所載貴多貴少固有偏重而不害其為適均者彬彬乃是質中有文文中有質相緯而成章如相雜然見為質而文非有餘見為文而質非不足合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同而俱化如適均然

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

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困勉錄文專在外質兼內外陳氏以在內者言質故曰文可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補損兼文質言○彙中集講家總把內外體用看成兩截遂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却奈何不下註中損有餘補不足偏說不得遂又謂此章文與質

俱在容貌氣體上說不知內外體用本不相離損補原是內外交致其功若只在外面脩飾到底無停當處又曰若論本天之文質自然得中無論質不可損益即文亦不可損益註損補字原從兩勝字來此進則彼退務拆衷而歸於至當如質勝非果質有餘而由文不足必使文足以副其質文勝固以文有餘而究由質不足必使質足以稱其質文有損則必有補有補則必有損偏說一邊不得○其曰質無損益者蓋以質主忠信而言夫忠信不可損固也然此亦謂本天之忠信耳若質勝文之忠信其中已為氣質所蔽如申生之仁尾生之信質勝而失之愚棘子之去文子桑之居簡質勝而失之率好學以去其愚化其率却正是損之也如此則忠信有二乎曰非有二也過乎忠信便不是忠信猶之過乎仁過乎義便不是仁義此理不明無怪乎蒙引等三分七分之說聚訟不休矣○精言此章文質既就學者身上說則通節俱為學者言不是於君子後始補添學者來說上二句下兩則字見才一相勝便是此種氣象末句下然後字見須是十分恰好才到此等地位學者氣質中和底原少加之習俗轉移各有偏畸不是質

勝便是文勝彬彬正從矯揉變化來日用動靜間才一質勝便損質以補文才一文勝便損文以補質事事酌量時時矯揉務要恰好停當不使一毫偏倚到得久久純熟從容曲中便不消如此費力註云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正見未至成德不可不如此損補也看來則野則史然而君子俱就學者身上品誅不必呆作二種人理會○損補工夫雖在文質上做却須先有

源養德性薰陶氣質本領在○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

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

語類問楊氏皆推說與本文不類曰楊說推得却有功○說統當時類以質為野人文為君子故夫子言

質勝文者誠為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亦不得為君子也乃蹈史氏浮靡之失必文質彬彬然後為君子耳然後二字看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或問程

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語類問或問云兩生字意實相足何也曰後曰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逝矣雖說始生之生其實此生字自少而壯而老皆包在內蓋生理本直生理即是天地生生之理而人得以生者既得是理以生即當順理而生若枉屈此理便應死了猶幸而得生此直漏網耳故曰若不同而實相足○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拘了這箇道理

這便是罔。罔只是脫空作為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悌於兄却與人說我悌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木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如云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為馬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看得越向裏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理本直孔子却是為要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蘇氏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乙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乙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有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真行

而已是與游魂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紹聞編幸而免二字有深意罔而生者多矣而非生之道要難以幸為可保也。○輯語生理該有生終始全理自釋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又曰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

有所得而樂之也精義伊川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

為己之所有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囿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語類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文集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道方於已分上○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有得力處

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

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

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

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四書通知不知如好知之深自

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

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

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

必當求進於好非篤好之不能得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

進於樂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已其樂有不

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

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

無躐等之弊也精義伊川曰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然

進之道也○語類問中人上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

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

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

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

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

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

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

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

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焉者語之今人既無這



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亦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

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自至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要法也使學者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輯語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愚按雖非本義然必須兼此其義乃盡否則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豈是鉄板印成竊謂此章論上下以中入分界且單提語上別其不可緣世間太率中人居多所云以上以下非必如上智下愚相去懸絕聖人設教所欲急引之上者蓋尤在中人以下一輩特無如其不可語耳故教思本一而教術自殊一片熱腸溢於言表其為循循善誘蓋益可想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

本伊川說見此民字不當作百姓字解

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

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精義伊川曰民亦人

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也或問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遠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知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為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語類此兩句是一意民者人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

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知者哉○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効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瀆如此便是不知○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惑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入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諸事鬼神豈非不知○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便是箇真知

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或問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

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為其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意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利者而為之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之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言之所以警之者至矣○語類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討獲之心便不是了○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只要過這裏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舍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同非以于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

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說心較近裏○四書通集註中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松陽講義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真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真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

謂知矣按程子此條似為不敬者發然集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側注敬而能遠故語類又曰敬而遠之是不可棄不媚益言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不賣不媚方是見理分明免而不計所獲仁也語類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方從事於仁又却計其效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己程子以為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其甚者

敦復堂

言之。○輯語難只在日用尋常處。愚按凡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果然身體力行。何一非其難。其慎即如克己。本離不得視聽言動。程子此語於夫子所與顏子。言者境候不同。心理無二。即以對付樊遲。自無不可。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精義呂氏又曰。此樊遲可進於知與仁之實。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精義伊川曰。樂。喜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又曰。樂水。樂山。氣類相合。

或問申之曰。夫子之意。正為知者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好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然亦在入看。又曰。這箇是太繁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問樂字之義。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又曰。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子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此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得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明曉。○四書通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紹聞。動靜。編集註。這兩段。不但解樂水樂山。連動靜字。俱解了。動靜。

以體言。語類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自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箇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效。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動。然自見。

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實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文集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動靜仁知之體。對下體段如此。爾非體用之謂也。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語類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又曰。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慶源輔氏曰。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說統事理不相礙。則物物者不滯矣。安得不樂。心境不相涉。則生生者不遷矣。安得不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類

此語極好看。儘用玩味。不是常說。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季安溪曰：夫子只是論仁知之德。不是論仁知之人。又曰：此仁知只是人耳。愚按：此論與集註及語類諸條皆不合。當是從程子之說。而云然。其精義元本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據此則此章是論仁知之德。即作一人看。亦得。然細思畢竟不如內註說較穩。故朱子第節用其末二語。列之外。註今讀者體味當年想像之神。又按此章神理極難體會。在本文作三疊形容。六者字重重設想。神合體開。而集註於樂水樂山。却即以動靜埋根於樂壽。仍緣動靜起義。絲牽繩貫。主從分明。若呆串則失本文層疊舉似之情。板分又非。集註設伏鉤聯之義。是在善讀書者神而明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

語類問齊一變至魯

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霸齊法盡壞。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太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按太公尚功亦非便為功利起見。而其流弊必至於此。故輯語謂齊俗固壞於管仲。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然管仲之變亦太公源頭有以致之。

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

雙峯饒氏曰俗

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教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稽義張子曰魯道則政之弊御法者非其人而已。按此乃其所以廢墜也。道則先王之道也。輯語儒者須先識道字。按先王之道大都亦道字。櫛柄在手。則變法自然不錯。言一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或問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

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日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按太公一層雖推本而言然非聖人語意看集註先着孔子之時四字自明。○語類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太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太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做之屋其規模原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又曰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改革政以道協政有

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矣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

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

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仲變壞其法如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欲速得志於天下之類此程子所謂從簡尚功也既急功利必喜夸詐齊俗至漢猶然則當時可知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美之事亦豈得名善國只是不曾被人作壞故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季孫欲用田賦孔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若得人振起其至道爲易故朱子謂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以宋亦被王安石作壞故也○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

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魯雖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大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還本來一箇人愚謂二國

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

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語類問施為緩急之序曰齊自霸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

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改了方可及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又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齊急處紀綱所當振便是魯急處○吳因之曰聖人說箇一變不是尋常改頭換面且如齊人雄其富強逞其變詐乃欲反而入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然玩愒偷安已成錮疾須重新整頓直有洗腸滌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然聖人本心齊魯皆欲其至道非謂變齊之初其意只欲至魯但齊方濡染功利難以一朝拔去病根故多此一番變革須知齊果到得至魯則至道亦自

不容歇手故語類云至魯則成箇樸子方就上出光采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丹鉛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後世木簡謂之觚創木可書以為簡牘漢所謂搯觚之士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蓋以觚為簡起於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貞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員者矣徒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其漸不可長矣○條辨他物即易其制或於名無所別則亦不見其制之失惟觚原因其有稜而名之乃竟去其稜



而仍名之以有稜。觚字分明在這裏。不觚亦分明在這裏。不待別白。而是非朗然。聖人所以即觚而致歎也。下句兩觚哉。即從上兩觚字來。互中慨歎。○程子曰。觚而失其形。詳中言不得為觚。是句外惋惜意。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或問。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

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

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蒙引。逝雖訓往。然須着箇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欺。謂

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語類問。可欺是

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或問。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不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困勉錄。理之所有。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理之所無。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即果有此人。蓋身在井上。乃而亦不可陷。此其所以為可欺不可罔。

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或問小註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為天下不為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為仁不宜死而死為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或問謂此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語類問文謂詩書六

藝之文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守欲其要故理會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

其動必以禮。禮字不可只作理字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語類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徒知要約而不能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也。○博文上欠了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煩。○孔子之教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博文條目多事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詩讀書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自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畔了道也。○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耳。○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了所以不畔道。○非博文則無以為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為無用約禮



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  
過也。按前三層舉其概。後三層復申言之。義乃極暢。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

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類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

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紹聞編：君子所貴於博

學之者，欲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見諸踐履

之實，非徒以廣聞見資口耳也。理會處雖是博，到踐履處

却是約。約者要也。動必以禮，則所學皆有歸宿，便是守得

其要處。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學禮已在其中。如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自合理會。此便是博學。邊事到約

歸身上，只是箇修己以敬，非禮。勿動而已。其所守豈不甚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

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齊氏曰：南子嘗

以車聲鞶鞶止而復作，知其為濫。伯王之賢，况於夫子乎

其欲見之也。秉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

路以未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

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

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

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精義伊川曰古者大  
 饗夫人有見賓之禮靈公以妾為夫人既以夫人處之使  
 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語類見小君之禮當夫子時  
 想是無入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下  
 孟子說仲尼不為己甚這樣處便見問子見南子曰此  
 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  
 南子曰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  
 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問予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則天實厭棄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其  
 道曰其見惡人聖人固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  
 善於我何與焉惟聖人道大德全方可為此曰今人出去  
 仕宦遇一惡人亦須下門狀見之他自為惡何與我事此  
 則人皆能之何必孔子善答云子見南子無一毫冀望  
 之心他人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按此是聖人自信處故  
 稱天以矢之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  
 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  
 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

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  
 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汗焉故子路仕孔悝  
 不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閔終身不仕蓋以  
 此也子路之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沈無向  
 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  
 路不敢不悅非不悅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困勉錄  
 學者未到聖人地位且須如子路愚按語類云聖人既以  
 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則  
 未到聖人心中下這般所在都難說竊謂聖人當日重言以  
 誓固是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亦未便遽以子路為不然正  
 為此等處煞甚難說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  
 少此德今已久矣語類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  
 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條辨中庸而係之以德。則是指理之見於事而體於身者言。故朱子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不消更貼不偏不倚說。又曰中庸下有為德字。便已包有能字。正在日用人倫上見。程子民不興行。行字正貼德字意。雖中庸第三章亦用程說。然却是此處正疏。○程子曰不偏之謂

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

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精義伊川又曰中庸天下之定理也。德合乎中

庸可謂至矣。條辨申之曰中庸天下之定理。此就中庸之道而言。德合乎中庸。就人之行道得乎中庸之理者而言。○語類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雙峯饒氏曰

此與中庸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能。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環括語。○慈湖訓語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愚請為下一轉語。曰使聖人不思至矣之德。奚為歎民鮮之久。有世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民行。而勉進於中庸之德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可謂句尚疑未足盡仁。仁以敦復堂

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精義伊川曰：仁可以通上

下言之也。聖則其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至極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曰仁而已。此通上下言之也。○語類：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底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一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也是仁。聖是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仁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輯語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必海而後為水。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

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語類問何事於仁。作何止

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又問：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被子貢說得博施濟衆高。似於仁了。如其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語類問：子貢問博施濟衆。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大小。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大小之分。曰：此處不恁地讀。必也聖乎。語意未是煞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本切已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已了。却成疎濶。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中間看得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看。○乎字已含下句意。○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

儘無下手處。○何事於仁。為一節。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為一節。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為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為病。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

語類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問欲立立人。

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能果無私意。已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語類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所以就心上指出仁之本體而告之。○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才欲立便也立人。已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主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

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太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慮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又曰東坡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曲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貫底道理。○問集註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輯語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愚按仁之體。本自人人具足。只為人欲聞之。天理不能流貫。此體便無從識取。故須從仁者之心體認出來。乃得善為名狀。實非兩義也。○人已有一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愚按此處重在理一。



分殊義須統攝於理一之中。而字是人已交關。集註所謂周流無間正在裏許。若認作折下語便混入下節地分矣。○或問小註已才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流無間彼此蓋不待於譬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換他博衆字便自渾融。如言老安少懷何必先限安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半上不落耳。若謂已欲立達而即已立人達人則其願更奢更浮於子貢豈聖人立教之旨乎。說約其實到立人達入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已之際一欲可通如捏空塑影都無實際。○文集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意達人謂無遏塞阻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語類問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要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此是兼粗細說。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分教養者誤。教內有立達養內亦有立達。○語類問立達二字以事

教養而教養自在其中。○義剛言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博施濟衆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立達兩句也是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爲仁之方。子貢也是意思高遠見得恁地却不知刻地尋不着愚按此節只是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所謂體段模樣與子貢識認下節方是教他下手做工夫處不必照講章上下節硬分安勉。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也。語類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

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又曰。以己及人。仁之體也。推己及人。仁之方也。○問。以己及人。推己及人。是如何。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滾說。則既曰。夫仁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或問。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眾。務為聖人之所不能。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語類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透時。便是仁。若循循做去。到得至處。回頭看。前日所為。亦喚做仁。○紹聞編子貢見夫子平日言仁多般樣。又不輕以仁許人。故特揀箇大底來問。夫子以為何待如此。而始為仁。若如此。是求仁於事而不知求仁於心。雖堯舜也有做不盡之事。夫仁者。亦曰己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無間。此堯舜之所以仁覆天下也。未及乎此者。為惟近取諸身。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人。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雖未便是仁。然求仁莫近於此。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言是遠了。特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蓋仁自是向博施濟眾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為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集解。能字勿輕看。學者終身克治。人已籬籬。終難脫化。故下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不可不能。便是孟子子強。○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怒而行。一強字之意。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得為己。不貫皆不屬己。紹聞編遺書又一條云。醫家以不認痛痒。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

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又曰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忍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又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愚按體是心。所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堯舜之心亦不過如此而已。○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問之方也。

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語類明道云。欲令如是體。先生再三舉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

方為冰。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問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如木屋一般。某說如木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又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若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已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

聖人。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人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愚按兩言猶病在下論則以安百姓優鞭入脩己以敬中而此處直坐勢有不能難免無一夫之不獲與彼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

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

衆亦由此進。困勉錄夫仁者節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衆焉

固仁也即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按此說最員方見得為仁之方實實有下手處

此說最員方見得為仁之方實實有下手處

